

齐鲁剧作

曹禺题



中国戏剧家协会山东分会主办

1987 · 12 2

PDG

顾 问 兰 澄 赵剑秋 翟剑萍 刘奇英

主 编 张云凤

副主编 刘小衡 王震东 张 晶

目录

- ✓绿色二重奏（无场次话剧）……………殷习华（1）
- ✓《绿色二重奏》印象……………张维青（53）
- ✓泼辣旦新传（六场现代戏曲）……………李应该（64）
- “难得糊涂”方臻妙境
- 《泼辣旦新传》读后……………高今（122）
- ✓金大碗，小榆钱儿（六场现代戏曲）
- ……………李万荣（127）
- 读《金大碗，小榆钱儿》
- ……………陈鹏 玉泉（184）
- ✓珍珠（独幕话剧）……………田毅（189）
- ✓珍珠一颗闪光彩
- 评独幕话剧《珍珠》……………王成君（211）

本期作者寄语

- 我想走进军人的心灵…………… 殷习华 (213)
- 戏外絮语…………… 李应该 (217)
- 生活的积累和机遇…………… 李万荣 (222)
- 孕育——产生
——写在《珍珠》之后…………… 田毅 (226)

2

1987. 12.

无场次话剧

二 绿 二 色 二

二 二 二 重 二 奏 二

殷 习 华

谨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
六十周年

人 物 表

乔 光 男，五十多岁，某军军长。

（抗美援朝时为廿岁，排长）

龙 兰 女，五十多岁，医生。

（抗美援朝时为十八岁，卫生员）

唐玉良 男，五十多岁，农民。

（抗美援朝时为十八岁，战士）

乔 男 乔光之女，某文工团编剧，廿多岁。

龙 华 龙兰之子，某连队指导员，廿多岁。

唐 成 唐玉良之子。某军部参谋，廿多岁。

唐奶奶 唐玉良之母，七十多岁。

潘 草 女，乡村医生，后为龙华之妻。

·几点奢求·

对于导演：

请您远远的离开我，而又紧紧的围绕着我。

对于舞美：

请给我一个彩色的世界。

对于演员：

我只想送您一句名言：谁能战胜自己，就能取得成功。

〔舞台灯渐明；

〔后区一角高处，唐成身着迷彩服，头戴钢盔，一手持枪，一手提一水壶，背向观众，后背处渗出一片鲜血：

〔乔光、龙华、龙兰、乔男、唐玉良、唐奶奶、潘草等人，或蹲，或坐，或立地围在四周，形成一组组雕塑。

唐 成 （声音似乎来自遥远的狭谷）亲人们，活着的亲人们！你们谁能告诉我，我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军人吗？

乔 男 也许，你是怀着忏悔的心情走向死亡的，可忏悔同样需要男子汉的勇气。那些个自我标榜，一贯正确的人，是不会忏悔自己的过失的。可我敢说，没有过失的人生是不存在的！

潘 草 我曾经爱过你，刻骨铭心的爱，也曾经恨过你，咬牙切齿的恨！可如今，我只想说，你有过失，甚至不那么光彩，可你是男子汉。

龙 华 唐成，从老山战场回来，我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，我总觉得我们远不至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20几年，从我们的父辈当兵，甚至从这支军队诞生开始，仿佛我们都活着。我真怀疑，军人是不是有一条特殊的遗传基因……

龙 兰 有的，那就是军人对军队的眷恋。尽管军队也曾给过一些人痛苦和不幸，但是我相信，一个真正的军人，假如人生能给他一千次一万次机会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条路。

唐玉良 最没有资格说话的就是我了。唐成，虽然你替爸爸找回了曾经失落的东西，可爸爸越发不能宽恕自己了……

唐奶奶 老唐家绝了香火了。可我不后悔，我们老唐家到底出了条汉子！

唐 成 军长，军长！你在想什么？

乔 光 你想轰轰烈烈地活着，却默默无闻地死去，也许，不管是生还是死，只有甘于默默无闻的人，才能够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。

〔切光

〔灯光复明；

〔1979年初春，唐玉良家。

〔唐奶奶正在用簸箕簸粮食。唐奶奶，许是操劳耕作一生，筋骨得到锻炼。许是农村空气尚未象城市一样污染，虽是年迈之人，但眼不花，耳不聋，声音朗朗，开明而又严厉。

〔潘草上。潘草，俊秀，腼腆，贤慧，外柔内刚，在她身上，我们看到刚刚开始发生变化的中国妇女的形象。

潘 草 唐奶奶，唐奶奶……

唐奶奶 是潘草哇？潘草，什么时候再叫我，才能省去一个字啊！

潘 草 （羞涩地）奶奶……

唐奶奶 哈哈……你呀，还不如当年我们妇教会，识字班的妮儿大方呢，那时候，日本鬼子刚刚打进咱们沂蒙山……

潘 草 奶奶，以后再听你讲吧，唐成呢？

唐奶奶 糊涂啦！他不是城里干临时工吗？只有礼拜天才回来。

潘 草 可……可通知他今天去体检。

唐奶奶 体检干什么？

潘 草 当兵。

唐奶奶 什么？当兵？谁给他报的名？谁？

潘 草 玉良叔叔。

唐奶奶 他又喝多了。

〔唐玉良提一酒葫芦，微醉薄熏，脚步踉跄地上；唐玉良，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所不同的是，尽管是农村常见的装束，但也象军人一样，衣冠整齐，特别显眼的是，那顶洗的发白，破旧的，布质的军帽。

唐玉良 没喝多。再喝这么一葫芦，也不会醉。

〔从兜里掏出一个报纸包的小纸包，打开，里边是花生米，手拈花生，嘴对葫芦，有滋有味地喝着。

唐玉良 娘，又打起来了。

唐奶奶 谁跟谁打起来了？

唐玉良 越南跟咱们。

唐奶奶 这才几天的功夫，咱们自己饿着肚子还给他们攒粮食呢，怎么说打就打起来了？

唐玉良 你看看，（拿起报纸，花生米撒了一地）新华社1979年2月16日严正声明……哎，潘草，你到村口看看唐成

回来了没有？

潘 草 哎。

〔潘草下，唐玉良拣起花生米继续喝。〕

唐奶奶 （夺过酒葫芦）行了，怎么非得有酒就醉吗？

唐玉良 娘，你忘了今个是什么日子吗？

唐奶奶 什么日子？

唐玉良 二月二……

唐奶奶 （一怔）哦。心里又难受了？

唐玉良 象揣着一团火。

唐奶奶 喝了就好受了？

唐玉良 还象揣着一团火。

唐奶奶 （气恼地打了儿子一下）咋不烧死你！

〔唐奶奶把酒葫芦递给儿子，叹息着下：〕

〔唐玉良猛喝一口。〕

唐玉良 二月二，龙抬头……就连那些入了蜃的虫子，都有个出头的日子。可我呢？堂堂五尺的男子汉，脊梁骨却弯了一辈子……二月二，龙……龙兰，你在那儿啊……

〔虚幻中出现了年轻时志愿军打扮的龙兰。〕

龙 兰 玉良，唐玉良。

唐玉良 龙兰？你的眼睛……你能看的见我？

龙 兰 能，我什么都看的见。看的见绿水，看的见青山。

唐玉良 （宽慰地）好，好。龙兰，你知道这些年，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总觉的有个影子在跟着我，在骂我，在咒我，在嘲笑我！怎么也撵不掉它！堂堂五尺的男子

汉，走到哪儿都觉得比别人矮一头，不管是对新兵，对老兵，甚至对那些个一天兵都没当过的人，都不敢说，自己还穿过那身绿军装……

龙 兰 忘记过去吧，今天是二月二，龙抬头的日子。

唐玉良 好了，如今都好了。你的眼睛没有瞎，我唐玉良也该抬起头来了，哈……

〔龙兰一转身，眼睛蒙上了一块被鲜血染红的纱布；

唐玉良 啊？龙兰，龙兰，你的眼睛……

龙 兰 三十年了，我生活在一片混沌沌的黑暗当中，可我的住你的模样！

唐玉良 龙兰，你还在记恨我？你还在恨我呀……龙兰……

〔唐玉良欲扑向龙兰，龙兰隐去。唐玉良摔倒在地；

〔唐奶奶上：

唐奶奶 玉良，你怎么啦？你醉了！

唐玉良 可我的心没醉，娘，让唐成当兵去吧？

唐奶奶 你叫唐成回来，是想让他当兵？

唐玉良 从他生下那天，我就这么想。

唐奶奶 你那点小九九哇，我闭着一只眼也能看透你的肚肠子！自己欠下军队的债，想让儿子替你去还，替你去打仗，替你去死！自己心里才好熨贴！瞧你那点出息。

唐玉良 娘，你就让唐成去吧！

唐奶奶 当兵那口饭，不是那么好吃的，那是个男子汉的营生！

唐玉良 娘，我了解部队，你是个生铁疙瘩，它能把你化了，你是团烂泥，它能把你烧成金钢钻！娘，唐成能行，叫他去吧！

〔唐成、潘草上。

唐 成 我不去！

〔唐成，一个高中毕业刚刚进城当临时工的农民小伙子。在他身上既保留着农民那种纯朴、诚实的本性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农民的那种野性和狭隘。〕

唐 成 咱老唐家祖祖辈辈还没当够兵？当兵到底落下什么好处？别人不知道，奶奶您还不知道吗？想当初，您把我爷爷一巴掌搥到抗日战场，怎么样？连把骨灰也没落下。我爹呢又叫您撵到朝鲜，也不知怎么了，回来就和丢了魂似的，弄的我从小不认识爹的时候，就认识这个酒葫芦！现在又撵我去当兵，我不干！

唐玉良 你敢？

唐 成 爹，我刚刚进城当了临时工，不敢说三天两月，最起码三年五载，我总有转正的可能，咱老唐家好歹也就有了一个吃国库粮的了！可要是当了兵，三年服役期满，不还得回来打土坷垃！

唐玉良 爹只要你去当三年兵，服役期满就行！

唐 成 手打鼻子眼就见，爹，你就是我的将来。

潘 草 唐成，当兵是个好事……

唐 成 好事？咱们中国公社书记以上的干部能有一个亿，什么好事能落到咱们头上？奶奶，我本来想，等转正了，就上潘草家求亲，虽说她爹是大队长，她是赤脚医生，可我是正式工人哪！

潘 草 你现在去提亲，俺爹妈也不一定反对。

唐 成 哼！等有一天，我一手扬鞭，一手扶犁，裤腿子挽到膝盖以上，眼睫毛上都是牛粪，老丈人、媳妇领着上级领导来检查，你们谁敢指给他们看，喏！那就是我

女婿。

潘 草 你……

唐 成 你不脸红，我还嫌寒碜呢！

潘 草 唐成，你把我潘草看成什么人？俺爹妈愿意我和你好，就因为你是个临时工吗？咱们从小就在一块过家，一块背着书包上学，一块提着篮子下地，下雨了，一把小伞俩人打着，刮风了，一件大衣俩人披着，你咋把这些都忘了？

唐 成 正因为我没忘，我才不去当兵，我要当工人，当干部，轰轰烈烈地活着，决不能让你跟一个打牛腿的过一辈子！奶奶，爹，我回厂了！

唐玉良 站住！你这个混小子……

〔唐玉良举起手中的酒葫芦欲打。〕

潘 草 玉良叔……

唐 成 潘草，你别拦，爹，你摔呀！自己都不愿意强迫自己，为什么还要强迫别人？摔呀？

唐玉良 你……（抚摸着酒葫芦）娘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？

唐 成 奶奶，您早该说句话了！

唐奶奶 明个一早，我送你到武装部！

唐 成 奶奶。

唐玉良 哈哈……（狂笑不止，继而狠狠地把手中的酒葫芦摔在地上）

〔酒葫芦破碎的声音被放大，震颤，久久不绝，唐玉良渐渐挺起胸膛，精神为之振奋，〕

〔灯暗：〕

〔一角灯复明：龙兰在徘徊着，犹豫着。〕

〔龙兰约五十多岁，但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，许是当医生的职业习惯，干净，利索，给人以豁达，精干的印象。

〔远处，龙华背一书包悄悄跟上，龙华，十八、九岁，白晰，温顺，象个女孩子。

龙 华 （心声）妈，快进去吧。进去呀？

龙 兰 （心声）看看军区机关大墙外边，有多少个搭塑料棚子，带着钢精锅，拖儿带女在等待落实政策的人们。我真不愿意加入那个行列……

龙 华 （心声）可部队应该给妈治疗眼睛给你评残的，你确实是在部队落下的病根！

龙 兰 （心声）几十年了，落实政策的远不止妈一个人。

〔龙兰转身欲下，差点摔倒；龙华急冲出：

龙 华 妈妈。

龙 兰 龙华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
龙 华 妈妈……你今天到信访办公室去了？

龙 兰 嗯。

龙 华 他们怎么说？

龙 兰 嗯……他们答应调查调查。

龙 华 他们态度好吗？

龙 兰 可好哪，听说妈妈是抗美援朝的老兵，可热情了，还在询问当年朝鲜战场上的事哪……

〔龙华嘤嘤地哭泣。

龙 兰 怎么了？

龙 华 妈妈，你别骗我了，也别骗自己了。从早晨您一出去，我就跟着您哪，您根本没进军区大门，在大墙外

边转了三圈你又回来了，我都看见了……

龙 兰 龙华，你……

龙 华 现在的事就是这样，能哭的孩子多吃奶。有本事，出上脸去闹的，就早落实……象你这样，有谁还知道你为了这个国家献出过一双眼睛！

龙 兰 你……你怎么能这么说？

龙 华 妈，您生气了？（拭泪）您这辈子受得委屈太多了，因为外公是地主，你兵也当不成，又因为爸爸是右派，您又受了十年的罪，现在一切都好了，可你的眼睛……我是怕妈妈的眼睛再发展，……我……我怎么办？妈妈，别生气了……我错了……

龙 兰 不！你对了！你对了！你应该说你是对的！妈多么想听到你象个男子汉一样拍着胸膛大声呼喊着：我对了！

龙 华 不……妈妈……我错了……

龙 兰 龙华，你当兵去吧。

龙 华 当兵？妈妈，你要离开我，你怎么办？

龙 兰 妈妈是当过兵的人。

龙 华 可我没当过兵，我离开了您我怎么办？

龙 兰 妈妈生活过的那片绿色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办，龙华，过去妈妈成份不好，爸爸又是右派，连累了你，从小就没抬起头来，你太脆弱了，太缺乏自信心了。当兵去吧，在那儿，你会成为一个男子汉的！

〔切光。

〔灯光复明。

〔一九七九年夏，军营一角小溪边。

〔唐成只穿着一条部队配发的又肥又大的绿色裤衩子，用脸盆打水，擦洗身上，一边洗，一边唱着歌儿；
〔旁边堆着两堆军装、衬衣等。

〔唐成向远处张望着。

唐 成 哎，龙华，出来吧，你躲到树后头干什么？这儿没女的，新兵连里连他妈老鼠都是公的！（拽拽裤衩子）真邪门，解放军里什么都节约，咋发个裤衩子这么大？够小孩子做床被子了。

〔龙华也和唐成一样，只穿着一条裤衩子，肩上搭着一条毛巾，手里拿着一块巴掌大的报纸，边看边上。

唐 成 看什么哪？拣到存款折啦？

龙 华 （四顾无人）老唐，我拣了一首诗。

唐 成 什么诗？

龙 华 雄性的绿色。

唐 成 胡咧咧，颜色还分公的母的？

龙 华 自山生胆，自海生魂，自地起城垣，自国立疆门，自铁铸战剑，自血洗沙尘，寰宇中，便矗立起惊天撼地，以奉献热血和头颅为己任的绿色的士兵群。

唐 成 嗨，有道道。

龙 华 还有哪！雄性的绿色是消费低档香烟的市场；不拒绝烈酒不拒绝爱神，因远离家乡，常牵动缕缕情思，因生活单调而每每谈论女人。

唐 成 来劲，来劲！我看看。（唐成接过）雄性的绿色不容忍眼泪和怯懦，不容忍放任自己乃至放任敌人，不容忍风花雪月压垮脊梁，不容忍任何愚蠢亵渎军威军魂！嘿！真他妈棒哎！作者，乔男，这哥们还真行！

〔乔男身着军装，捧一本书沉吟着上，见状欲下，听到议论诗，便驻足。〕

龙 华 哥们？老唐，你怎么知道乔男是男的？

唐 成 乔男乔男嘛！这是笔名，瞧我们男的！懂吗？再说就这题目，雄性是什么？公的，要是个女的，写这俩字都当不住脸红！

〔乔男忍俊不住，笑出声来，二人一见大惊。〕

龙 华 妈也！

〔抓起地上的军裤和衬衣，便逃窜了。〕

〔唐成急急穿衣服。〕

唐 成 你……首长……你咋不躲一躲？

乔 男 你为什么不躲躲？你的同伴不是已经躲了吗？

唐 成 因为……因为我是男的。

乔 男 哈……雄性的是吗？

唐 成 首长，如果没什么指示的话，请你躲开点！

乔 男 （欣赏地）嗨？还真象个男子汉。刚当兵？

唐 成 嗯。

乔 男 人儿不大，封建意识还不少呢，叫什么名字？

唐 成 唐成。

〔龙华穿好裤子，向唐成比划着要上衣。〕

乔 男 过来吧，小封建。

龙 华 是，首长。

乔 男 你叫什么名字？

龙 华 龙华，首长。

乔 男 别叫我首长。

龙 华 是。首长。

唐 成 同志，你是哪儿的？

乔 男 军区文工团的。

唐 成 演戏的？

乔 男 创作员。

唐 成 创作员？

乔 男 就是把别人的故事，讲给别人听，还要向别人要钱的人。

龙 华 真逗。首长，你当好多年兵了吧？

乔 男 13岁进文工团当学员，跳了三年舞，没出息，又上了三年工农兵大学。

唐 成 跟我们一般大？真了不起！

乔 男 刚才，你们两个看的那首雄性的绿色还可以吗？

唐 成 棒极了，这个乔男可真有点男子汉的味道！

乔 男 可惜她不是男子汉。

〔汽车喇叭声，乔光呼唤着：乔男……上。〕

唐、龙 乔男？

乔 男 爸爸。

唐、龙 她就是乔男？

乔 光 听说你在这儿体验生活，顺便来看看你。

〔唐成拽拽龙华，二人欲溜下：〕

乔 男 别走哇，男子汉们。

龙 华 不……首长……

乔 男 哈……你们真正的首长在这儿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你们师的师长，乔光，我爸爸。

二 人 首长好！

乔 男 爸爸，这是我的两位新朋友，这是唐成，这是……你